

《梁祝》往事

◆ 李定国

已诞生半个世纪的小提琴协奏曲《梁祝》，以委婉动人的音乐形象，展现了一个缠绵悱恻的千古爱情故事。有多少世界著名交响乐团曾演绎过它充满东方韵味的旋律。可以说，在国际上屡屡获奖的《梁祝》是世界乐坛公认的中国管弦乐作品的代表作。

这些年来，我与孟波、何占豪、陈钢、刘品、丁善德、俞丽拿、曹鹏等与《梁祝》有关的音乐家有很多交往，因此知道《梁祝》诞生、成长的经历及其鲜为人知的小故事。



■《实验小组》在试奏新作品。自左至右：沈西蒂、俞丽拿、丁芷诺、何占豪、张欣、沈榕

向国庆献礼

1958年初，孟波由北京调任上海市文化局党委书记兼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。他上任伊始，就抓音乐创作的民族化、群众化。在其影响下，上音管弦系领导刘品也组织本系学生何占豪、俞丽拿、丁芷诺、沈西蒂、张欣、朱英等，组成“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”，用中国民族音乐元素改编的《二泉映月》《旱天雷》《步步高》《四季调》《梁祝》弦乐四重奏等许多西洋器乐小品，受到广大群众热烈欢迎，并在上音校园内引起强烈反响。

正在这时，文化部党组书记钱俊瑞来上音视察。在了解了实验小组的情况并听了何占豪创作的弦乐四重奏《梁祝》后说：“外国的乐器，演奏中国的戏曲音调，这是条新路，但音乐可以再美一点。”并希望能继续探索下去。

为了向国庆十周年献礼。上海音协组织著名作曲家创作多部交响作品。其中有丁善德的《长征》、王云阶的《抗日战争》、施永康的《曙光》和吕其明的《红旗颂》。孟波也希望上音的年轻人，尤其是实验小组的成员，也能出部大作品。在否定了《女民兵》《大炼钢铁》的选题后，孟波责成刘品在小《梁祝》的基础上，由实验小组创作一部小提琴协奏曲。

任务自然落到了弦乐四重奏《梁祝》的作者何占豪和他的同伴身上。当时，他们正在温州一带慰问解放军。当得知院领导的意见后，欣喜异常，旋即投入创作。由何占豪、丁芷诺共同构思作品。在尊重群众习惯思维的前提下，采用有鲜明标题的多段体结构，把协奏曲按《梁祝》故事情节分成草桥结拜、三载同窗、长亭惜别、楼台会、哭灵投坟等段落来写。构思确定后，由何占豪执笔先写“草桥结拜”中的爱情主题，这也是贯穿全曲的第一主题。刘品对何占豪说，《梁祝》四重奏中的爱情主题虽然比较优美，但不够深刻。这次的协奏曲中，一定要在深刻上下功夫。刘先生还鼓励何占豪，你不要以为贝多芬、莫扎特头脑里的音乐是天生的，他们的音乐也是从民间音乐中提炼出来的。正因为刘先生的一番话，何占豪又重新在越剧中寻找新的深情的素材。

从小在越剧氛围中长大的何占豪，有着满肚子的越剧旋律，曾记录过越剧各流派主要演员的唱腔，并对尹派情有独钟。说来也巧，当时上海人民大舞台正在上演尹派越剧《红楼梦》。为了搜集创作素材，何占豪接连几个晚上都去聆听。在那里，他结识了两位纺织女工，她们也是每晚必来，就是为听尹桂芳的“林……妹……妹……妹……呀”那情意笃深的吟腔。这就触动了何占豪的创作灵感，千肠百回的韵律和无限想象的空间。他用具有戏曲风格的演奏手法，在小提琴上反复试奏，终于创作了全曲的核心：《梁祝》爱情主题。多年后，何占豪见了尹桂芳对她她说：“我的《梁祝》主旋律是从你那里‘偷’来的，不知你是从哪来的？”尹桂芳笑道：“我演了无数遍贾宝玉，每次都是全身心地投入角色。情之所致，音至所在，是自然的流露，情感的反映。唱腔完全是我创作的。”

首战告捷。何占豪又用他从前写的越剧折子戏《跑驴》中的一段小快板，改编成“同窗三载”的音乐。而“楼台会”则用了越剧《白蛇传》中“断桥回忆”的一段悲切唱腔，“哭灵投坟”及化蝶的音乐是从京剧、苏昆的曲牌中提炼出来的。其间丁善德教授对乐曲的每个段落的构思，及相互间的起承转合都提出了建议和指导。在丁芷诺和几位同学的帮助下，协奏曲的主要旋律很快就完成了，并得到大作曲家丁善德教授的首肯。



成就辉煌

由于实验小组的同学不会大乐队的配器，于是，丁善德就推荐自己的高足——作曲系的四年级学生陈钢。但由于陈钢快毕业了，要赶写毕业作品，没时间，就婉拒了。丁善德对陈钢说，你把《梁祝》完成了，就算你的毕业作品。当年，陈钢的父亲陈歌辛被错划右派，他加盟献礼作品《梁祝》的创作，人们也是议论纷纷。最终，由孟波、丁善德力排众议。

正因为这一明智举措，才成就了日后辉煌的《梁祝》。陈钢对《梁祝》的成功是至关重要、举足轻重的。1959年初，才气横溢的陈钢，对原作曲重新进行构思，即把故事内容和西方传统的奏鸣曲有机地结合起来，既适应中国听众艺术欣赏的思维习惯，又符合音乐的陈述规律。陈钢除了协奏曲的配器外，对主题音乐的升华、展开，甚至对每个乐段都提出过不少建议。比如“楼台会”，陈钢建议写成复调，用小提琴与大提琴对答，塑造《梁祝》共同倾诉的形象。

经过两个多月的共同努力，由何占豪执笔旋律，陈钢配器的小提琴协奏曲《梁祝》终于诞生了。何占豪第一个把这首乐曲完整地献给自己的小提琴老师、著名钢琴家赵晓生的父亲赵志华，并请赵老师给此曲配上弓法、指法。后来赵老师对何占豪说：“听了这首优美的乐曲，我几个晚上都没入睡。”

1959年5月4日，《梁祝》在上音大礼堂首次试演。何占豪小提琴独奏，陈钢钢琴伴奏。虽然何占豪和陈钢富有激情韵味的表演，使演出取得成功，但作曲系的师生对此还有许多异议，他们认为此曲调式、调性无大变化，作曲手法平庸，经得起听，却经不起分析、推敲。但钱仁康、谭冰若两教授却对这个新作品表现出满腔热情。他们认为：年轻学生不受条条框框束缚，敢于创新，走自己民族的路，这种精神应当提倡发扬。

当月27日，小提琴协奏曲《梁祝》首次公演，参加上海市音乐舞蹈会演（即“上海之春”的前身）。由俞丽拿独奏，上音学生管弦乐队伴奏，指挥系的四年级学生樊承武指挥。这天，兰心剧场高朋满座，几乎全国各主要文艺团体的领导、指挥和主创人员都到场，《梁祝》也由此走向全国。

当中央乐团首席指挥李德伦拿到该曲的总谱后，却表示了异议，认为此曲不能算作

协奏曲，最多算是小品。但作为一个真正的音乐大家，李德伦对《梁祝》的排练，还是投入了十二分的热情。意想不到的是《梁祝》的演出，效果出奇的好。中央乐团巡演所到之处，最受欢迎的节目，竟是《梁祝》。李德伦开始意识到自己过去对《梁祝》的看法有失偏颇。第二年，何占豪到北京参加第17届全国学代会，李德伦携韩中杰、严良堃、秋里及司徒华成、杨秉荪等中央乐团的主管，设宴向何占豪致敬。音乐评论家李凌团长还撰文盛赞《梁祝》。“文革”中，《梁祝》被打成大毒草，但李德伦挺身而出，敢于同江青捋理力争，为此他也吃了不少苦头。

上世纪60年代初，周总理、陈毅外长经常陪同外国元首、政府首脑访问上海，在迎宾文艺演出中，周总理常常要点小提琴协奏曲《梁祝》。有一次，演出结束后，周总理见到俞丽拿，就亲切地询问她的工作、学习情况，并对她说：“《梁祝》的音乐很美，但曲子似乎偏长了一些，不利于它的普及。你回去后，能否与曲作者商量一下，在不影响主题的情况下，改短些。当然，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。”周总理还说：“中国的民间音乐很多，也很美，都可以改编成小提琴曲，请作曲家们多动动脑子……”

事后，俞丽拿并没有把周总理的意见转达给何占豪和陈钢。因为她认为：《梁祝》是首奏鸣曲式的作品，有其自身的规律和格式，为了保证作品的完整性，不能随便缩减。不久，周总理又陪外宾来沪聆听了《梁祝》。演奏完毕，周总理看了看表，还是27分钟，没改。晚会结束后，周总理微笑着问俞丽拿：“《梁祝》为什么没变短了？”俞丽拿尴尬地笑而不答，周总理挥挥手说：“看来是我错了……”多少年以后，俞丽拿终于理解了周总理当年讲话精神的深刻。除了在重大演出或音像制品中完整地演奏《梁祝》之外，在其他演出场合，尤其在为工农兵演出时，她会选取协奏曲中几个重要片断，这样的效果竟出奇的好，群众反响热烈。

陈毅副总理对《梁祝》的成功表现出很大的热情。他在陪外宾访问上海的间隙，抽空专门在锦江俱乐部召见何占豪和他实验小组的成员，称赞《梁祝》“是洋为中用，古为今用的一个范例”，还说：“你们不仅要把自己音乐的根牢牢扎在民族沃土之中，还要认真学习西方音乐的经典，来完善我们民族音乐的科学性。”



▲ 1959年5月27日，小提琴协奏曲《梁祝》在上海兰心大戏院首次公演。小提琴演奏者俞丽拿
▼《梁祝》的两位作曲者及首演者——陈钢（左）、俞丽拿（中）、何占豪（右）



▲ 自左至右：丁善德、何占豪、陈钢、孟波
▼ 俞丽拿的《梁祝》手抄稿



首次在国外演出

第一个把小提琴协奏曲《梁祝》介绍到国外首演的是著名指挥家曹鹏。1955年，年近三十的曹鹏被选派到苏联莫斯科音乐学院，随大师列奥·莫列茨维奇学习指挥。按学院惯例，每位学生毕业都要举办作品音乐会。1959年秋，快毕业的曹鹏向老师提出要开一场中国交响乐作品专题音乐会，老师全力支持。

曹鹏首先选择了歌剧《草原之歌》等富有中国少数民族风格的作品。又想到前些日子在报刊上得知，小提琴协奏曲《梁祝》在国内正声誉鹊起。于是，曹鹏写信给在中央戏剧学院任教的妻子惠玲，要她想方设法，赶快把《梁祝》的总谱寄来。在几经周折后，曹鹏收到了总谱，如获至宝。音乐会主办方，莫斯科广播电台在得知这一情况后，为曹鹏请来了世界顶级的小提琴演奏家——与奥伊斯特拉赫齐名的格里希登。被来自东方如此美妙的旋律所深深吸引的格里希登，为演好《梁祝》在家闭门苦练，茶饭不思，倾注了很大的心血。

曹鹏在研读《梁祝》总谱时发现，协奏曲中所用的几件中国民族乐器中，唯独板鼓在莫斯科没有。于是他打国际长途电话，向孟波求助。但由于当时交通不便，板鼓若由上海邮寄到莫斯科，已赶不上排演。无奈，曹鹏只能在莫斯科各处寻觅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最终在莫斯科的博物馆里发现一只板鼓。借来板鼓后，曹鹏就教乐队的打击乐手如何使用，排练得以如期完成。

1960年2月的一个周末，莫斯科交响乐团在曹鹏的指挥下，第一次完成了中国交响乐作品音乐会。无与伦比的《梁祝》征服了莫斯科大剧院内所有的观众。雷鸣般的掌声像潮水般涌来，似乎要把屋顶掀翻。连在场的苏联著名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、哈恰图良也击节称赞。

结尾的小故事

在“文革”中，《梁祝》和其他优秀的文艺作品一样，都难逃厄运。当年，四川成都在扫“四旧”中，有一位姑娘在大火中抢救了一些老唱片，其中就有一张小提琴协奏曲《梁祝》的密纹胶木唱片。在以后的岁月里，这张唱片一直伴随她的坎坷人生。

新世纪初，何占豪应邀去东北鞍山讲课。此时，抢救唱片的“姑娘”随着无情的岁月，已成为花甲老人，在此定居。她从媒体闻讯后，异常激动，手捧珍藏几十年的心血，要物归原主。两人见面时，紧紧相拥，泪流满面。如今这张唱片就陈列在鞍山名人俱乐部里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：《梁祝》其实就珍藏在中国人的心中。